

紧拉慢唱

JINLAMANCHANG



徐城北/著

WUWEIZIYIWENCONGHUA

五味子艺文丛话



工人出版社

五味子艺文丛话

紧拉慢唱

徐城北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紧拉慢唱/徐城北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

(五味子艺文丛话)

ISBN 7-5008-2322-3

I. 紧… II. 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87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375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5.80 元

自序

书名是临时“抓”出来的。“紧拉慢唱”是京剧演唱的一种很高级的方式。往深处说，就是敢于（也善于）从不均衡中求得均衡。写作中发现了不均衡，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静气慎思，从反方向进行补救；再一种，干脆继续下去，索性大起大落，文章锋芒或更出人意料。后者属于“上品”。但是，写文章也还是有规则的，一味的“上品”也会让人感到乏味。为人处世更是如此，平时多一些渐变，实际上就是紧拉；等到突变来临，反倒需要慎重——那就是慢唱了。

稍微说几句本书的内容。我是“文革”后回到北京，然后到中国京剧院工作的。我从这里起步，重新认识京城，随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摇摆起伏，于是今日之我，已不再是严格意义的“梨园人”。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这名介乎梨园和文坛之间的“边缘人”之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想。

徐城北

1999年5月12日

目 录

自 序

单刀直入

- 【3】 梅兰芳在 1912
- 【19】 京剧在 1995
- 【33】 东方文化在 21 世纪

老店新说

- 【43】 “橘逾淮而北为枳”
- 【47】 “百鲜都在一口汤”
- 【51】 “看人下菜碟”
- 【59】 “东北无大菜”
- 【65】 “船多不碍江”
- 【69】 “前店后厂”
- 【73】 火锅的斗法
- 【77】 涮羊肉梦幻曲

- 〔81〕 “再造”与遗貌取神
〔87〕 老字号长盛不衰探秘
〔91〕 老字号与“强强联合”

读写生涯

- 〔99〕 “品戏斋”中话读书
〔111〕 畅销书
〔115〕 卖书人
〔119〕 翻身仗
〔123〕 填平鸿沟
〔127〕 明确自己的空间
〔131〕 自己做书
〔133〕 地毯式轰炸
〔135〕 老了才读书
〔139〕 写书杂想

梨园经典

- 〔153〕 说“男旦”
〔165〕 说“云遮月”
〔173〕 说“一桌二椅”
〔181〕 说“十净九裘”

〔189〕 说“紧拉慢唱”

〔197〕 说“阴阳颠倒”

〔209〕 说“梅兰菊竹”

〔215〕 说“琴棋书画”

小品连环

〔223〕 彭天锡串戏·四个“一肚皮”

〔227〕 柳敬亭说书·贵在“闲中著色”

〔231〕 菊海·尊重菊花的“人格”

〔235〕 杨神庙台阁·论戏三题

〔239〕 闰中秋·神与文化

〔243〕 范长白·设园之道与为人之道

〔247〕 朱文懿家桂·死人的眼光

〔251〕 筠芝亭·又一种登高

京城杂感

〔257〕 北京的水网

〔261〕 除夕夜充满“年意”的街

〔263〕 三年走不完的街

〔267〕 呼唤步行街

〔273〕 寻找前门

人生渐悟

〔283〕 不酒而酒

〔289〕 不画而画

〔295〕 不球而球

〔301〕 不乐而乐

〔305〕 不戏而戏

〔311〕 不游而游

〔315〕 不年而年

〔317〕 不文而文

后 记

单刀直入

写文章要开篇明义。我这本书五六十篇文章，如何让读者“一上来”就明白此书的基本路数？三思之后，选出三篇体例相近、视角却又逐渐放宽的文章放在篇首——第一篇谈一个人，第二篇谈一个剧种，第三篇谈一种文化；从年代讲是由远及近，从范畴说也是逐渐扩展。我隐约觉得，书中其他的文章，也就处于这三篇文章的涵盖之下了。

梅兰芳在 1912

民国元年——1912，对于北京梨园的伶人和戏迷来说，这种纪年方法就真如“嘎登”一声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谁见过它呢，谁又能认识它呢？“宣统”皇帝登基，本来可以“元年、二年、三年”般逐年延续，可被这场后来称作“辛亥革命”的风暴，顿时就把顺风顺水的“宣统四年”给“噎”回去了。南方的武汉城——它三镇加到一块儿又有多大？它离北京又有多远？居然“首义”了一下，就在全中国一呼百应，闹得到处揭竿而起。更没想到，紫禁城的真龙天子风急火忙宣布“逊位”，可北京人好像不管这些——你“逊”你的“位”，我该怎么“找乐子”还怎么“找乐子”。您没见这京城里头，还同往日一样——依旧车水马龙，依旧婚丧嫁娶，依旧穿衣吃饭，依旧做买卖听戏么？

说到听戏，北京人的那种热乎劲儿，真是有增无减。不仅戏园子的营业戏比比皆是，而且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富豪人家的堂会戏。您听，此刻北京上空呼啸着西北风，寒冷得出奇；然而在这所深宅大院当中，却烛影摇红，春

意融融。一座古色古香的戏台，坐南朝北搭设在一个宽敞的室内大厅中，台下若干八仙桌，分布在戏台的三面。台上丝弦伴奏，一个唱旦角的，正在曼声歌唱：

“娇儿打雁无音信——”

台下轰然喝彩。这位演唱者的个头适中，忧郁中显露出妩媚，接续唱道：

“不由得一阵阵坐卧不宁。”

唱腔曲折宛转，又是一阵儿喝彩。她其实是男的——是由男青年梅兰芳扮演的，这一点对于台下的看客来说，没有丝毫的奇怪。当时根本没有女演员，也没有女看客能去外面的戏园子听戏。只有在家里摆堂会时，不但本家的女眷可以过一回戏瘾，连至亲好友的女宾也可以来凑凑热闹，和本宅女眷一起躲到楼上的珠帘背后听戏。兴奋，极大的兴奋！台下的男看客兴奋，是因为台上的梅兰芳扮演出一个活脱脱的女人，莺声呖语，面容娇嫩；楼上的女宾兴奋，是因为如许娇媚的女子竟是由男人扮的！台下因楼上的存在要表现自己，楼上因台下的挑逗而故做浪声……

台上的梅兰芳对此习以为常，虽然他还不满十八岁，但对这种现象却有些麻木不仁了。他无形中蹙了一下眉头，不料这一蹙眉反倒增加了几分忧郁，台下的一帮看客反倒又叫又闹起来！谁料这时，下场门边一张八仙桌旁，忽有一人伸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拍——“啪！”全场的人不禁为之侧目，梅也偷偷向他瞟了一眼，啊，认识，是齐先生！

看客们也朝齐先生望去，相互打听了一下，刚想发作，却被正面主桌后的一声痰嗽镇住了。

梅兰芳庆幸了，知道今天这场堂会可以踏实唱了。他从容表演起来，一切中规中矩。他扮演的人物叫柳迎春，是一个离家十八年的军人妻子。十八年啊，多么漫长又多么短暂，刚才在坡前偶遇的那个男人，先是调戏自己，后来又诈称是自己的丈夫。多亏自己急中生智，抓起一把沙土扬了过去，趁他迷眼之机，赶忙跑回寄身的寒窑。进窑之际，自己宛转“下腰”，做了极其优美的身段，又得到一个满堂彩。进窑后，自己做了一个关门的虚拟动作，转身搬来一把椅子，紧紧顶住莫须有的窑门，然后稳稳地坐着不动了。下面，那个叫做薛仁贵的军人上场，看客的视线无不转向了他……

梅兰芳轻轻喘了口气，但眼角的余光不自觉转向了齐先生——十分奇怪，此际的齐先生眉头紧蹙，不满地望着自己。梅兰芳着慌了，低头看了一下身上所穿——没错呀！又细细回忆了一下刚才的每个细节——同样没错，可齐先生为什么眉头蹙得如此之紧……

只见齐先生和身边的朋友交谈，从口型上看，朋友仿佛也在说“没有错呀”，可齐先生却大为不满地一再摇头……梅兰芳回忆起来，就在今年春天的一场报告会上，齐先生面对台下无数梨园人士，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他谈了些什么呢？他谈了他去欧洲五国观摩戏剧的感慨，诸如外国人把看戏当成人生的一件大事，坐马车去剧场，穿燕尾服，无论男女身上都要洒些香水，看一场戏能记一辈子。他狠狠批评了中国戏园子中的种种恶习，像刚才自己出场时的那几个看客，就是齐先生最不齿的。当然，齐先生说话也够过激的，他简直把京剧贬得一无是处。然而也

奇，最后就连主持会议的谭鑫培谭大老板起身致辞，也一再称赞齐先生讲得透彻，“听您这些话，我们都该愧死”。这时，齐先生也起身抱拳道歉，连称自己“说得‘过’了，多多包涵吧……”梅想到这儿，忽然料定齐先生肯定从自己的表演中发现了问题，可惜自己无法知道人家想的是什么……

这时，窑门外边的军人已经唱完一段，下面又该是自己的戏了，梅兰芳马上聚集精神，把戏接着演了下去……

堂会散了戏，齐先生回到家里，已经午夜一点多钟。太太还没睡，伺候他吃着夜宵，又和他随意说着闲话：“今天有梅兰芳的戏吧？”

齐回答说：“他唱《汾河湾》，放在倒第二。”说完，不禁暗暗嘀咕，梅的魅力真大，梨园比梅资格老的伶人多了，可太太发问的头一句就是他梅兰芳，厉害，厉害！

“是他今儿出了错啦？”

齐如同“噎着”一样，觉得太太的话真不好回答，“他没错……”但马上又跟上一句，“可他的错，偏偏就出在这‘没错’当中！”

“不明白……”

“你明白不了。”

太太微微一笑：“我一个妇道人家，平时也不怎么看戏——明白与不明白自然没关系。你既然看出了他的错处，就应该向他讲明白。你不常说，演员同样也是人——是和咱们一样的人吗？”

齐先生觉得太太的话完全有理，并且是“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让自己哭不得笑不得。他匆忙抹了抹嘴，让太太回卧室歇着，自己则在书房中踱来踱去。

他的名字叫齐如山，这年三十三四，比梅兰芳年长十五六岁。齐是河北高阳人氏，幼年在老家的土戏台下，遍看了民间戏曲，后来进北京的“同文馆”学习外文，没少听京剧。再往后，他去了欧洲五国，又遍看了人家的各种歌剧话剧舞剧，思想上不无震动。回国之后再看戏曲，就怎么看怎么别扭了。曾有朋友拉他去“听”梅兰芳，事后告诉他梅兰芳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具备梨园名伶“六个点儿”的标准。所谓“六个点儿”，就是第一要嗓音好，第二要会唱，第三要身材好，第四要身段好，第五要面貌好，第六要会表情。齐先生后来被拉着去看了梅的戏，一方面承认梅的确具备这“六个点儿”，但同时又对这“六个点儿”的提法有点不以为然。因为自他从欧洲回来，就觉得包括京剧在内的戏剧，首先应该是一种综合艺术，不能过分突出某一个单项。而京剧“六个点儿”的提法，前两个“点儿”都是有关唱腔单项的，后面四点和前边二者仿佛不能平列。联系到舞台演出形式，齐如山的意见就更大了，怎么能台上正在演戏，台下却可以磕瓜子儿、喝茶、聊天儿呢？怎能仅仅在演唱精彩的一刹那，看客才肯扭头望一眼台上呢？尤其让齐如山不能忍受的，是看客对于男旦演员那种猥亵下流的态度，人家同样也是人啊！然而，社会风习就是如此，并且一百多年来就是如此了，你又拿它怎么办呢？自己至多只能在他人不正经时拍案而起，除此还能做些什么呢？

啊，齐如山忽然想起来，刚刚太太提醒自己，为什么

不把想法告诉梅兰芳？

然而——自己和梅兰芳是认识的吗？自己听过梅的戏，自然“认识”他；但从来没人介绍自己和他相识，他在台上唱戏，有时也掀开台帘瞅台下，或许别人也告诉他——“台下的那位叫做齐如山”，但同样没人介绍他前来拜望自己……齐这样想着，忽然又有一个问题萌生于心：“为什么你对梅叫做‘认识’，梅对你就得是‘拜望’呢？”齐心里一动，我俩不平等又在哪儿呢？就因为我俩的职业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就不同？我是个文人墨客，出过国，家里还开着面粉厂；他只是个“唱戏的”，而且还是男旦！干他们这行的，和妓女、盗贼等等是一个档次，我怎能当众和他讲话呢？这种事儿一传开，我的朋友都会因此而避开我的……

齐犹疑走着，忽然止步有了主意。他在书桌前坐下，展开宣纸信笺，拧开墨笔的铜笔帽，在打开的砚台上捺了捺笔锋，刚想落笔，又止住了——“我称呼他什么呢？”

这的确不是个小问题。按照当时一般文人的习惯，称呼被自己捧的伶人为“小友”，其中仍有一种游戏和调侃的态度。自己给梅写信，是打算指出他演戏中的毛病，纯粹是正大且严肃的事情，怎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几经犹疑，终于想出合适的称呼，于是重新捺笔，在宣纸信笺上写下一行执著的字迹：“梅兰芳先生大鉴”——

齐如山站起身子，远远地端详了一阵儿，心中不禁为自己也喊了一声“好儿”！随即坐了下去，疾笔直书起来。谁料这么一写下去，思绪势不可挡，顿时就写了三千多字……内容大抵是：您这出《汾河湾》，看来是得过实授

的，许多关节之处可以说是“没毛病”。可问题也就出在这“没毛病”上。比如回到寒窑之后，您拿椅子把门一堵，背身一坐，任他军人薛仁贵在外大唱特唱（唱的都是您二人当初的新婚情景），可您不管不闻，一会儿又怎么确认他就是您分别一十八年的丈夫回来了呢？待会儿您又怎么开门和他夫妻重逢了呢？……照我看，您应该打破梨园以往的老规矩，在这个地界儿，就给柳迎春逐渐地加动作——这应当看作是她对军人言语的反映。军人最初在门外说他的老家在哪儿，您可以不太在意，因为老家好打听，不是丈夫也能知道。可后来，他越说越深入，慢慢地，他说到只有您二位才知道的私事儿了，这时您就得紧张起来，只要他把这些事儿都说对了，那他无疑就是您的丈夫，您就得准备和他开门相见……

齐如山写得时快时慢，逐字逐句对梅的动作进行设计，到最后一张信纸写完，天色已经大亮。他拿起一个信封，写上某某戏园代转，因为他确实不知道梅的住所（即使知道了也不能径直寄给梅），用糨糊粘贴之后，伸开双臂伸了一个懒腰“哈——欠——”，心想由他去吧，不指望梅回信，甚至说得严重一些，我还真怕他回信呢！我只是把心中的感慨如实写尽，宣泄即毕，我心始安，这也无妨叫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纯粹是没办法的事。其实我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容易啦……

不出所料，齐的信发出数日，不见梅兰芳回信。齐略感失望，心想要帮助伶人变动一点旧的传统，实比登天还难。但站在梅兰芳的处境想，觉得他肯定另有难处。齐长